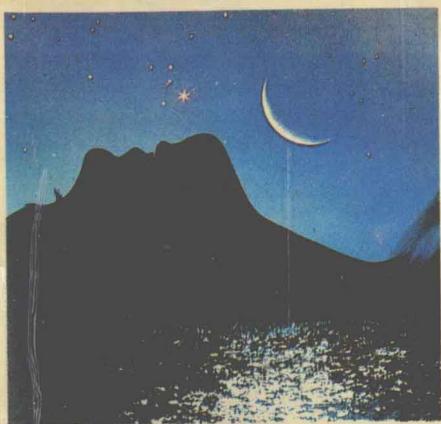


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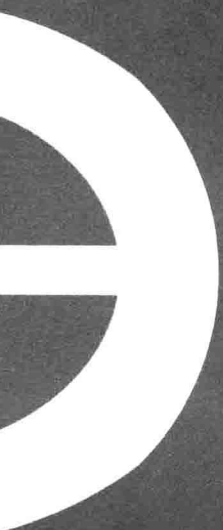
十日谈

XINSHIRITAN XINSHIRITAN

○格木野芳／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故事新奇、真实，情节浪漫、刺激！
- 是烈酒，是浓茶，是呛人的野山椒！
- 催你冲动，让你警醒，教你拥抱热辣辣的人生！



新十日谈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湖坊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6.25
字 数:37.8 万
版 次:199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20.00 元
ISBN7—80579—568—1/I·466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1】

第 1 日故事 夜色温柔【8】

一对中年男女，在浓得伸手
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发生了一场
匪夷所思的艳遇。他猜测着她
是谁，但到底不知道她是谁

第 2 日故事 艳歌三唱【45】

有个貌似美满的官员家庭，
母亲长期与人私通；而身为研
究生的女儿，则刻骨铭心地爱着
自己的父亲

第 3 日故事 爱河沉舸【86】

有个穷山区的少女到城里
上大学，做了一位高干的儿子的

情人。少女后来发觉，这位高干
竟是自己的亲祖父

第4日故事 生死奇缘【134】

两个敌对营垒的青年男女，
陷入同一绝境之中。他们之间发
生了感人至深的爱情。由于意外
获救，重又成为刀枪相见的仇敌

第5日故事 古巷魔影【179】

城中有条百年古巷，许多少
女路过遭受蹂躏，但却一直无人
报案。原来色狼是城中的头号
“父母官”

第6日故事 歌星劫难【211】

红得发紫的单身女歌星，被
一条丑陋大汉劫持并囚禁一年
余。过程令人发指，结局惨绝人
寰

第7日故事 超级讹诈【247】

从乡村骗到都市，从国内骗
到国外，屡屡得手，赃款逾亿元。

不光因为她年轻貌美,更因为她
骗术超人

第 8 日故事 黑手摧花【288】

貌美年少的保姆暗中和男
主人私通,怀孕之后竟无法堕
胎;孩子下地之后,小保姆却被
赶走。这一切全是女主人设置的
圈套

第 9 日故事 欲海狂徒【331】

说她不是卖淫,却只为金钱
跟男人上床;说她是卖淫,不少
人却说这是积德。这种女人的确
不是娼妓,但比娼妓对社会的危
害更严重

第 10 日故事 好梦难返【433】

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为
了一笔钞票,大庭广众之下,
竟自愿从别人胯下爬了过去。
他的作为,使所有良知尚存者
震颤不已

尾 声【514】

引 子

当代作家下海，十之八九给水呛了个半死，然而，新疆的先锋派作家格木罕居然发了大财。老朋友闻讯，纷纷去信，要求放他的“血”。格木罕是个爽快人，立即答应拿出十万元作东，提议找一块“净土”，把一些关系铁的哥儿姐儿们邀到一块儿乐它一乐，时间安排在冬季。乱纷纷的尘世，上哪儿觅得一块“净土”呢？格木罕的老朋友、文学观上的新对头安徽新写实派作家王洪武建议，聚会地点最好离人间远点儿，离天堂近点儿。格木罕请王洪武别绕弯子，有好去处就说出来。王洪武提出长江南岸的黄山顶上。

冬季黄山，游人罕至，青峰插天，纤尘不染，的确是个离人间远离天堂近的

好去处。格木罕当即表示赞同。随后或打长途，或寄请柬，邀请全国各地的作家朋友。日期临近，格木罕率领本公司几个小姐和“马崽”先行一步，乘飞机直抵合肥，然后与朋友们在黄山脚下的温泉汇齐，坐缆车上天鹅峰，最终到达聚会地点北海。

原计划参加聚会的十五位作家朋友，最后只来了十位，包括新疆的格木罕、安徽的王洪武、广东的克凡、湖南的丁歌、江西的少野，另五位是女性，北京的陈梦、上海的晓芳、海南的景越、湖北的金铭、福建的宋小珊，恰好五男五女。

北海是接近黄山绝顶的一块平坦之地，近年建了几座颇具规格的旅游宾馆，但由于这帮罗曼蒂克的作家上山时正是隆冬时节，山上几乎没有游客，所以宾馆全都关了门。好在安徽作家王洪武有些能耐，加上格木罕出手大方，使接待部门破例接待，安排他们住进了北海最豪华的国际宾馆。

男女分别结伴在高级套房安顿下来，当夜格木罕安排盛宴欢迎大家。酒席之上，大伙畅叙新情旧谊和从文、经商的甘苦，然后男女派对，开始唱歌跳舞，闹了整整一个通宵，个个洋相百出，浑然忘我。二十四岁的上海女作家晓芳现代舞跳得很好，早已满身汗水，还在一边扭动，一边跟着音乐节奏自编自唱：“不沾油就是不沾油，不结婚就是不结婚！”广东男作家克凡的不讲卫生在文坛上是出了名的，因此女朋友谈一个吹一个，至今还是一条光棍，这时也跟着边舞边唱：“不沾油就是不沾油，不洗脚就是不洗脚！”怕是意识到这两句词的某种况味，干脆关掉音乐，大家随手拆散身边的乐谱架等物什，一边敲打，一边齐声高唱：“不沾油就是不沾油，不洗脚就是不洗脚！”

十个作家全是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每人至少都发表过上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平时各自为战，活得不算轻松，这次凑到一块儿，免不了疯狂一番。反正不会妨碍别人，黄山此刻只属于他

们一群，也用不着遵守什么作息时间，上阵的服务生是格木罕从公司带来的，原宾馆的人只需动动嘴巴照应一下，所以愿意什么时间吃饭就什么时间吃饭，愿意什么时间睡觉就什么时间睡觉。第一场酒宴加舞会，从白天傍晚开始到第二天中午过后才结束，大家还是显出兴犹未尽的样子。十个作家中，除了安徽的王洪武，其他人都是第一次上黄山，用过午餐，王洪武引着大伙儿到北海附近的景点走走看看，大伙儿商定，晚上回去美美地睡足一觉，第二天集体行动，攀登黄山绝顶天都峰。

站在危岩之顶，极目远游，但见千峰万壑，青崖壁立，如刀砍斧削，直插涧底；云海涌动，苍鹰盘旋，松涛震响。可是没过多久，天色渐渐转暗，随之风起云涌，气温急剧下降。转眼之间，已经不见树影山踪。这时有人脑门上挨着了蚕豆大的冰雹，大家惊呼起来。在逼人的寒流中，一群人抱头鼠蹿逃回了宾馆。

天还没黑，大伙用完晚饭分头就寝。每个套间都有空调，房内气温宜人，隆冬时节黄山峰顶的夜晚，常人确实难以想象它是何等的寂静。大家像是都很疲倦，挨上枕头就睡死了。这是上山睡的头一觉。可是，这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大家才陆续彼此吆喝着爬起床。

走出宾馆大门，一个个惊讶不已。冰雹加雪在地上积了一尺多深。天色灰暗，雪花还在大朵大朵地飘洒。刺骨的严寒使人不敢在门外久留，大家纷纷回到宾馆，关严大门。

宾馆的人说，接电话通知，暴风雪将持续三天，在恶劣的气候下，为了保障安全，不允许来宾攀山游玩，另外，缆索被冰雪冻结，缆车无法开通，食品供应中断，提醒山上宾馆节约使用储备的食品。

格木罕问这场雪什么时候才会化？宾馆的人说，如果连下三天立即放晴，照山上的气候规律，至少也得十天半个月。还说，你

们总共只十来号人，宾馆的现有储备，就算你们天天大吃大喝，也能对付上一个来月。

可是天天闷在宾馆里算哪回事呢？作家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格木罕手执大哥大征求大家的意见：如果大家想下山换个地方，他马上跟部队的哥们联系，调一架直升飞机上来。安徽作家王洪武头一个反对，说还没当两天神仙就急着还俗，冬天上黄山还不就是盼着下场大雪更清静吗？真是叶公好龙。大家纷纷附和，表示不想下山，心里都在说，没上天都峰，那不等于白来一趟黄山。

这次黄山聚会原定时间就是半个月，最后意见达成一致，聚会以半月之后集体登上天都峰宣告结束。

眼下过了三天，还有十来天怎么度过？湖南的丁歌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说：“我不怕，我带了东西来写。”广东的克凡特怕寂寞，立即跳起来反对：“不许写东西，谁写东西谁狗熊！”大家笑了起来。北京的女作家陈梦故意逗克凡说：“我打游戏机！”克凡急嚷：“不准打游戏机，也不准看电视！”大家笑得更开心了，克凡这才明白大家其实都不愿意单独活动。

“我有一个建议，”格木罕说，“白天我看大家就聚在一起聊聊天，晚上搞舞会。为了确保集体行动，我建议把男女搭档固定下来，这有利于互相监视，谁也躲不到哪儿去，就算是临时伴侣吧！如果同意，现在就开始自己找伴儿。”

格木罕这一招，弄得大伙心里热乎乎的，当下男女之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不便启齿。福建女作家宋小珊模样儿长得像林黛玉，和格木罕很投契，可是讨厌的克凡也在向她献殷勤，内心有些紧张，担心克凡提出要自己做搭档，这时微微涨红着脸说：“格木罕，这又不是真的做伴侣，你是主持人，还是由你点吧，点谁谁就认了。”

“行，由格木罕点。”大家齐声说。

“格木罕，你可得存点儿天良！”克凡大声嚷嚷。

“那就由我点了，”格木罕笑着说，“不过，我不敢保证人人满意。”

照格木罕的安排，安徽王洪武的搭档是北京女作家陈梦，湖南丁歌的搭档是湖北女作家金铭，江西少野的搭档是上海女作家晓芳，剩下克凡和格木罕自己时，克凡叫了起来：

“格木罕哪格木罕，看你下面怎么安排！”

在这群男女作家里，其实格木罕明白谁和谁热乎，所以被安排过的都没二话，轮到自己 and 克凡倒真有点小麻烦，虽说是游戏，可也没法不掺点真货进去。宋小珊的意思自己明白，而克凡是哪个女同胞也不愿意接受的，总不能为了顾全自己两袖清风一肩明月，睁着眼睛把宋小珊往火坑里推吧，最后还是硬着心肠宣布宋小珊跟自己搭档。

宋小珊跟着大家一齐鼓起掌来。

而海南三十二岁的女作家景越起来说话了。景越其实内心挺喜欢克凡，克凡在广州，俩人仅一海之隔，交流也频繁，加上景越比克凡大三四岁，平时书信来往，常像大姐一般关心克凡，同时也知道克凡对自己怀着一种不便表达的爱恋。这时景越说：“很幸运我跟克凡有此缘份，不过我是否随这个缘，对克凡有个条件……”

克凡紧张地问：“什么条件？”

景越笑着说“天天洗脚！”

克凡大松一口气，连声宣誓：“我保证天天洗脚，一天洗三次！”

年纪最小的上海女作家晓芳故意作弄说：“别太认真啦，克凡，你还真的以为安排你们上床啊！”

景越幽默地接过话茬：“不上床也得把脚洗干净，你们难道忍心独独让我一个人与臭脚共舞吗？”

晚上算是有干不完的活了。这时有人提出白天整天整天地闲聊太不合适，也没那么多闲话啊。于是大家各抒己见，终于达成共识，最后由格木罕综合归纳。

第一，白天每人讲一个故事，故事长不能长过一天，短不能短过半天，十个人十个故事，刚刚打发掉十天，因此立个名目，把这个聚会叫做“黄山十日谈聚会”。

第二，发表了的故事不能讲，大家听说过的故事不能讲，要讲绝对新鲜的、够刺激的。

第三，排好顺序，从明天上午开始，一个接一个来。

轮到编排顺序，谁都不肯第一个讲。克凡说：“格木罕，你本来就是东道主，又里通外国做买卖，古怪事知道得肯定比我们多，你就开第一炮吧！”

大家齐声叫好。宋小珊居然带头使劲鼓起掌来。

格木罕望着宋小珊直摇头，知道这头一刀非得自己伸脖子不可了，于是先答应下来，然后说：“那么，接下来都得听我的安排啦！”

大家不好再赖，表示服从安排。

但是王洪武没等格木罕安排完，又提出反对意见，他说：“格木罕，权力太集中我担心你乌纱帽戴不牢，我想还是利益均沾，权力大家分享，每个人都享受指定下一位的特权。”

大家认为这样更合理。

“王洪武你真是一把好蒲扇！”格木罕佯装苦笑道，“我办公司请你请不动，你这儿专门跟我捣乱！看我下一个不首先点你才怪。”

王洪武立即申明，这是打击报复，点他不算。

这一嚷得到大家拥护，于是格木罕只好改口，点了上海女作家晓芳。晓芳又点了北京女作家陈梦……总的顺序是这样的：第一天格木罕、第二天晓芳、第三天陈梦、第四天少野、第五天丁歌、第六天景越、第七天克凡、第八天宋小珊、第九天金铭、第十天王洪武。

金铭是湖北女作家，是个很性感的少妇，轮到她点时，表情显得很委屈，她说：“对我已经没有特权可言，我别无选择，只剩下王洪武，我只能点王洪武。”

王洪武话更凄凉：“你后头好赖还算有个人，而我后头连个人都没有，眼看到手的权利就这样白白给浪费掉了。”

格木罕及时反攻：“我开始点你你还不干，总算看到你也有老马失蹄的时候！”

至少十天的生活有了妥善安排，大家心情显得十分轻松愉快。照例，一日三顿，顿顿酒酣饭饱，晚上有快乐的消遣和充足的睡眠，白天大家便聚集到接待贵宾的小客厅，坐在柔软舒适的真皮沙发里，一边品味着名贵的香茗，一边听自己的好朋友讲述奇妙动人的故事。

那时，小客厅内气温宜人，光线柔和，显示出一种令人神往的安宁和静谧，而宾馆外面，漫天飞舞的白雪，也在无声地一层一层地覆盖着黄山的奇峰峻岭。

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追寻那梦幻一般美好的情境，安坐在那小客厅的一角，逐一聆听十位青年作家充满智慧和灵气的讲述吧——

第1日故事 夜色温柔

一对中年男女，在浓得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发生了一场匪夷所思的艳遇。他猜测着她是谁，但到底不知道她是谁

按照排好的顺序，第一日的故事从新疆先锋派作家、本次“黄山十日谈聚会”东道主格木罕开始。早餐之后，五男五女十位作家朋友来到了小客厅。格木罕等大家的注意力渐渐集中，这才点燃一支烟，用他那种一贯的极富感染力的语调开始讲述。格木罕像许多有才华的作家一样，不爱使用表情和手势，但他的故事从一开始就紧紧地吸引住了大家——

这是一次非常奇异、非常撩人的性体验，真可以说经历一次百趣皆无，我把它隐

藏在心底，足足玩味了几千遍几万遍，得到的感受还是初次那样鲜活、强烈，同时还是那样玄妙无比！哪怕是没有这次聚会，我也决定把它写出来。这实在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它隐藏在一个令人无不叫绝的故事里。

必须说明，这个故事我是听来的，尽管如此，由于讲述者具有极强的感受力和超人的表达力，因此描述者所讲的故事和故事本身具有同样撩拨人心的魔力，可以断言，听着简直让人觉得感同身受，酷似亲临其境。

给我描述这个故事的是一位在国内享有盛名的大学哲学教授，他大量时间在某科学院从事专项研究。

了解到他的真实身份和那次与他相遇一样纯属偶然。不久前我随手翻阅一本哲学刊物，偶然发现了他的照片，旁边有他撰写的长篇理论文章，这篇文章对理解下面他所给我描述的故事很有好处，至少它使我认识到他是一位严肃而有身份的人，或许他是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让我感悟到某种人性境界，而不是仅仅玩味故事表层的性关系和性感觉。

教授娓娓而谈，一再强调这件事情发生在不久前的一个初夏之夜，故事的男主人就是他自己。

我和教授可说是素昧平生，并且是百分之百的萍水相逢，我难以想象他当时的心境，居然会把这种彻头彻尾的男女隐私告诉给我。从年龄来看，我才三十出头，他至少比我大十岁。莫非他不觉得这样有些唐突？他实在是按捺不住了，我只能这样解释。

从他开始描述这个故事起，我一直注视着他的眼睛，随着他的描述、手势以及脸部表情略有节制的变化，我的心情由平静变得兴奋，由激情冲动变得热血沸腾、唏嘘不已。

当时我坐在教授对面的镀金旋椅上。我们之间是铺着呢绒

台面的小圆桌上，上面摆了一瓶开得正盛的紫色丁香，在柔和的光线辉映下散发着阵阵芳香。教授背后是帷幕低垂的巨大的落地钢窗，玻璃朝外启开着，浅色窗纱被晚风频频掀起，可以望见夜色深处的海洋。洋面上闪烁着航标灯的点点红光，海洋和红光舒缓地朝一个方向移动，渐渐地，出现在窗外夜色中的是车水马龙的街道和灯火辉煌的城市，以及远处夜航机时起时降的机场……随后又是深深的海洋，红红的灯光。这是三十一层大厦最顶上一层的旋宫。

这里听不到任何嘈杂的市声。电梯把我送上旋宫的时候，装饰得典雅华贵的休息厅里荡漾着里本里德斯的“亚速里亚海之雾”随想曲，在宁静空旷的大厅里，乐声显得单纯而又神秘。

这是一个温柔而又迷人的北国之夜。

当时我没有发现教授独自坐在那里品茶，我探头探脑地到处寻找，因为我不知道音乐声是从哪儿传出来的。我东张张，西望望，最后推开一扇花枝装饰的圆门，撩开一道深蓝色帷幕。我吃了一惊，原来里面还有一个装潢得十分精美的大舞池。绿色地毯周围摆着一圈白色藤椅，上面坐着一些衣着十分奇特的男士和女士。许多女士都穿着十九世纪罗马宫廷舞会贵妇人中流行的白色束腰落地长裙，还有一些穿着维多利亚时期曾风靡一时的踢托米宽幅裙。男的则基本上绅士装束。他们的服饰、坐姿和神色都显出高贵和典雅，使我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是发生在九十年代初，发生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北方的云海宾馆。

很少有人知道那里有这么一幢超豪华宾馆，知道这幢宾馆夜生活内情的就更少而又少了。

白天不说，夜间参加活动的都是上层社会人士，这里所指的“上层”不仅仅指政治和经济地位，尤为重要的是指文化层次。他们年龄一般都在三十以上。这是一个奇特而又具神秘色彩的上

层娱乐圈，具体来说参加夜生活的一般都是地位显要、生活优裕、荣誉感强、气质内向、品行端庄、典雅高贵的君子和淑女。他们既不倾慕当代西方的文化生存方式，也不赞同中国传统文化生存方式，因此他们的生活态度很神秘。更为奇特的是他们互不相识，他们通过某种特别的协约或默契，天南海北聚合到一起来，唱歌跳舞，互娱互乐，女性矜持有礼，男性文质彬彬，从不探究对方的一切。

他们的活动方式是静坐，听古典交响乐。

这些都是教授告诉我的。

“这有什么意思呢？”我说，

“有什么意思？……”教授重复着我的话，注视着我，眼里流露出内涵深邃的疑问。

“七点到八点他们听音乐，”教授告诉我，“八点到九点他们跳舞。九点整，舞厅所有灯光一律关闭。”教授沉默了好久，接着意味深长地说，“一直到十一点，才开灯。”

我怔着。

教授一直注视着我，看出我领悟到了个中奥妙，诡秘地笑了笑。

我脸有些发烧。“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人性展示。”我说。

“No, No,”教授慢慢摇着脑袋，语调十分平静，“You don't. 没有体验就不可能懂得。”

于是教授就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当然在此之前，我告诉教授我并非什么上层人物，仅仅写过几篇小说。我告诉教授今天晚上我是无意中混进来的，因为守门的几位女士要看我的身份证。我不想让她们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于是就掏出一张别人送的名片，名片上主人的身份是国家某科学院的研究员……教授摇摇手，说他不想知道得更多，他只想给